



鮎埼亭外集卷十三

鄞 全祖望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于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趙
祀于府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乎何其流澤之
永一至斯與府君之事不見于唐史亦不見于國經
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
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
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



浙東雖遠在海陽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即應卒于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明洲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于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並窺明州特以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

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為主前此吾鄉一亂于裴甫再亂于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部使如劉漢宏董昌之徒非能奠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撐拄之府君既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于唐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勲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明之永思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酌矣府君名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脩史作楊按拓跋魏有羊銜之亦或作楊銜之蓋出自晉大夫揚食我之後本為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

江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者老相傳是城之築創始于
府君而黃晟踵而成之也更為之銘以系之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今鎮撫荆土拒守臺城
俱豐功今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今指揮方
方畧築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
衷兮賴有祠壇神澄靈旒長映堇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
北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為康憲從子惟治
來繼任故尊稱之南藍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

山廣化院者亦祀予以康憲于吾鄉有遺愛不應乏
祀而鄞西南二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
南藍即康憲當日廨舍也則移大人堂于湖上為更
宜乃議即南藍義塾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
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
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以胡進思之黨糾滔謀叛
獄詞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
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豫故使之久鎮海疆而絕
無所嫌疑是固其兄敦睦之盛而公臣節之純要可
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五年卒其時它山堰

壞幾不可治公跪禱于王長官之廟遂以重完浚廣
德湖增補陂萬二千丈有餘內和民兵外靖海國以
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珣元珪皆
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為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人
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唐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里之原其與南藍
之朱邸均為遺愛所弗諼豈不賢哉况公亦不特明
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
以應之丞相吳程敗于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
士卒東西二道為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
見于唇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于強

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
藩構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于十國兵爭中獨享
無事之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
有關氏里人因譌呼闕相公祠而以闕璠當之胡梅
磻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
守是年璠即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逆臣祔
之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隧隨得祔理應有之不知
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馮弔其
間而中吳之金谷元璠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
爭光益以嘆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即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今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平之栗鋁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勛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有獨隆者耶貞元有二年栗鋁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于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

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以今地里質之當為鄞之傳霸河慈之鐘乳山潘嶼奉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栗鋁于天台送至京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搃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為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為梗故取間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為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廟食其亦賢矣乃數

十年以來有妄指為祀晉公者不知何所據依晉公
于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為是于是祠下
父老思其流傳日遠遂為非奉之祀乃乞為予碑以
紀之府君齊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以進奉
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沒者
更為之銘其辭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
容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披神幢蕭蕭鳴馬
絕吠龐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于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
在東小江湖之為功雖由于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
則固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
錢湖之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
坦隄防尤難故卒為樓異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
僅而得存今不早則已旱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
而西管必失獲小人苟且以圖一時之利其害無窮
如此湖口有望春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即山為廟一
以祀神之主斯湖者即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

守令之有功于斯湖者即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
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群公一一畫真鯁斯人豈可
作庶用荐遺東是也塞湖以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
群公香火則僅吾一椽矣嗚呼愚民知有田可種之
利而不知其害群公當日之功今已漸滅則民之忘
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
享焉王正己之強辨况建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
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為湖雖不
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
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

之廢者群公之有功于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
其不當因樓异而斬祀也明矣况其英爽不與湖俱漸
滅則未必不為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
祀之湖與于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
大歷中吳府君謙鄞令儲侯仙舟貞元間有任府君
侗大中間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為李府君敬方時
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為御史李公後素三代
時大增湖塘者有節度錢康憲公弘億宋化間釐正
湖界有邱府君崇君已而有蘇府君者天禧間增湖
堤濬湖界者有李君夷庚景祐間又有請廢湖者持

之者為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為從事郎張公大有康定間有治湖者有主簿曾公公璧慶歷間則王荆文公安石熙寧間有張侯岫望春白鶴之祠即張侯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疏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為葉府君棣未幾而樓昇至矣惟吳府君子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後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請以祀之嗚呼前輩于樓異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湖上之祀吳也即在靈波廟中其後姑別建令吾增定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

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為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陳迹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西管之田遠背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竊流入江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吾之為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為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于山下者

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與桑田即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妄引里俗之言以為齊梁間人捏造姓氏以實之則慢神之尤者爰附正之于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為詳協至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埏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

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宣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冠府君天叙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副使字煬皆應配嘉澤廟者至于城中雙湖始自唐王侯君照其既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康錢府君公輔劉府君淑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埏張府君津判府吳正

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戶資以得生尤不
可以無報也今但于水則亭祀正肅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衛
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
寇戰于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哨象山之鋸門夜見
雙燈遠至能能閃閃以為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
俄而黑風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為龍也
將軍時年二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
死滌陽其父死遜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

招魂葬于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附焉桃渚居民遂
稱為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夫龍之為物至靈也其嘘
雲降雨大造之元氣馮焉然其質出于血肉之精則
尚未離乎物于是人得而養之亦即使人得而醞之
有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為
龍既落其目忽變相為人就醫醫家為之傳藥稍愈
適其女從戶際窺之則儼然鱗蟲也驚呼其父而龍
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既病目嘗直入東
錢湖深處養痾雖其言誕不足信然大造之變化無
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軍之廟食其

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安于海口天帝將使之
彈壓鯨鯢以靖海波也將軍之誤中于龍亦以生
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軍衛
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為明神徒御之往來自
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
茲東海吾言蓋決之于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
射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
矣哉

竹洲晏尚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為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

海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為畿輔也吏部
尚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尚書晚年以忤權
臣悒悒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
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
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峯浮圖中尚
存而書所作先生石碑則太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
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
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為之立大傳顧于
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也耶大夫賢踪跡所至
其山川亦為生色蓋其所存者神故其所遇者化其

化不泯則其神長留名德如尚書百世之斗杓也苟
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也哉今世俗所
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詞殊為可
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于先公詹
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于予予乃故以
為尚書之祠而率復後進之士荐溪毛馬東望為友
堂之故址即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湖
光明瑟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遙過之薑桂之風裁旁
皇予其可接焉

大金夫人廟碑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
成神者即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
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
而其為之碑也則其友人陶燮之請初孫公于改步
之際思為即墨之中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
之錢公肅樂沈公宸荃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
寧都督即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大
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文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
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起應山寨軍敗見
執死之夫人例應没入旗下將發遣夫人慢罵不屈

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夫人饒姿色不無褻語夫人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若水為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為之詩吾聞都督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巽辭求免而已為之道地都督亦思留身有為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死嗚呼都督良非愛死者而留身有為之說常足以誤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妾人耳顧

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誤志士于一篲而夫人之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為之當迎神之歌其詩曰

越水湯湯漕江瀨兮越山峩峩南鎮之寨兮孝娥死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于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來還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尚兮

鮎埼亭外集卷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裔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
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
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
四明之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
四先生者出大昌聖教于勾餘間其道會通于朱子
張子呂子而歸宿于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

于大人性命之學四先生之為海邦開群蒙者其功
為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歸然如我肩天半
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于德性問學之門戶
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
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
為始事積習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
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為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
說也陸子之學近于上蔡此語本之黃氏日抄其教人以發明
本心為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
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

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
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家于金華
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為支離
之末學者過矣以讀書為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
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為頓悟之禪宗者過矣
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
泛濫為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
擴廓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語錄
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

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也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其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間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為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則大醇當略其言而觀其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輩之根柢即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

其惡乎可來子讀浙東學者皆有為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于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群書以屏邪說而未就齋謂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為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為本而從事于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攷也總之古人為學其途徑所發輒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為學緩于返己反以文字奪其精

神其惟恐流于口耳之弊如此所以不墮于支離也
四明之學不敢于方寸澄然之後怠其致知格物之
務此所以不流于頓悟也然則其殊途而同歸者總
所以求至于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
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奠其中而為講
會焉薛學使方山舊有石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
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于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
槐堂之弟子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

先生皆導源于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
即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間間嘗攷之
其餘親矣雖久然多任其氣質之偏于是有所謂曠
目切齒而談本心奮髯搶臂而語端緒今日悟道而
明日罵人斯亦不能為曾潭顯道諸公諱者也若四
先生則定有是誠能知四先生之學而後解陸子所
云浙中大有人在者蓋亦以槐堂之弟子莫之先也
夫四先生皆導源于其家學而慈湖定川之父尤為
醇儒慈湖之父通奉公諱庭以處士為後進師廣平
嘗自序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

楊先生即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獻于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豪髮不宥至于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修孝于家行尊于鄉面歲人失退無後言其高第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

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隳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諱最與童公持之講學和睦陸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警教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董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為廣平婦翁繫齋之父通議公諱予曾見甕牖閑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繫齋嚴事之則知其後事于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外之圭臬而由之况又親師取友遍講習于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

及其樞衣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
兄弟者必推本于大中論康節者止及古叟宗建安
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
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栗主于後堂而祀之而稍為
摭摭其言行之大略鐫之碑文之陰使之人有曉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匡山大忠臣祠倡議于羅一峯成于陳白沙而任之
者陶自強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為當時張太傅
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
事何其闕也况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于此漫

不足為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臯亭山太傅
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
議和阻之太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于是
山其意蓋已辦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
說之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為反正而來從已俱
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致國英旨太傅大怒
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
恢復于是太傅探得楊駙馬以二王至溫陵丞相出
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覲共
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已成文丞相指南錄雖于太

傳不盡諧然于閩廣再造則以為太傅一人之功蓋
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
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
九鼎之絲者莫過于巾子山之一礫能使燭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傅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
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鰲背上尚有人焉大
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正一綫
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客纂延祐志以其父為元之降
臣于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
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
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數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

地之間太傅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况厓
山官闕與是山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
與蛟關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于石巾子山者
與候濤山對雙關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
高宗航海時多募侍衛軍卒于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
東毆逐日維艱兮候官一隅挾墜天兮踉蹌東港而
淺灣兮崎嶇謝峽而硎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
章港口瓣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
往還兮時來此間聞長嘆兮卞彪之骨化為老鰥兮

春網登之荐豆遵兮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
辨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真隱觀
于竹洲即摹九題之勝于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
以寵之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既摹
九題則祠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脉
散布于城外而實以湖上為壑飛泉伏流俱歸于此
澄波凝碧遙接蔚藍之山色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
亦顧而樂之矣顧自真隱觀圯而祠亦廢志乘中皆

莫能詳其事何其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
洲之歸于先宮詹公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
後遂為菜園今竹洲復歸于予予之力不足望直翁
并不足望先宮詹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為小屋三
間以奉遺塵蓋聊以存九題之勝一辨耳夫遺塵故
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之平泉而為之祠廣廈高軒
朱簾翠幕或未必當山臞澤之意今以予之窮擷杏
萋荐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
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明洞天詩皆與直翁
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真四明山中之景也近

修四明山志者不知考證牽連混入山志載直翁青
其名為山靈貽笑至今齒冷嘗欲別輯竹洲真隱觀史光
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顛末而未果也故因祠碣而并
及之

聞尚書祠碑

明故吏部尚書聞莊簡公以減湖田之稅湖民德而
祠之其祠蓋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
之厲起于异甚于仇念今湖上尚有樓師豐惠廟而
愈亦得食于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尚書
生平頗不為吾鄉士論所論重幾幾與慈水趙尚書

並稱以為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
予嘗攷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
尚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
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尚書于嚴氏頗多
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尚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
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也而里社
流傳遂多已甚之辭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
吾鄉大老祇張定文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庸
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于嚴氏君子守
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尚書蒙諉獨甚其亦

不幸也夫雖然尚書之于鄉里能減徵以紓困以視
仇愈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不顧民患者則天淵矣
西成報蜡尚書之祀當與白鶴諸公同為湖上篤祜
是不可謂非明德之馨也先宮詹當日嘗為尚書清
神道之荒蕪予之為此碑也固不敢有溢辭然尚書
之定論竊自以為得之

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定鼎褒卹前明甲申殉難十有九人浙中
得其六而吾鄉陳恭潔公其一也禮臣遵奉
明旨各建祠于其里春秋祠祀特撥地七十畝贍之

于是有司即公之別業舊所稱娑羅園者為祠以時夫
人祔而麗牲之石至今未備予自髫年拜謁祠下其
後奔走風塵久未過之會罷官歸諸陳多以碑銘見
屬又惡敢辭陳氏為宋元祐黨人文介公喬衣冠極
盛其最著者四傳而為文定公槩又數菴而為大儒
先生習菴先生塤至明而為漕運侍郎濂至明亡而
公出焉甬上世家之盛所未有也公生平願未已見
于明史傳中予不復申習董戶部守諭哭公之詩曰
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真旨哉言也不特可以知公
投繯之心事并可以盡公歷官之心事也三垣筆記

言公自川中返命歸里將赴京夜夢樞衣于文山祠
下文山趨而掖之曰公乃我輩中人也邀之同坐公
不敢當文山固掖之醒而以為異事時國事已不支
公戒行有日忽延畫師寫真容我冠衰衣容或問之
曰何匆匆中作此公曰是比取而行之日也生還其
可望耶蓋公已知廟社之必亡成仁取義素定胸中
故志壹動氣而文山之精爽臨之其時同難吳太常
公磊齋亦嘗夢中間載山劉公為誦文山零丁詩句
卒成先兆而公則更親接之是又何須太人之占而
後了然哉公之遺文亂後盡失林高士荔堂求得其

滇中草一卷蓋司理任中所為也忠臣固不必以文
傳而滇中之一峯一洞公品題之殆遍又何其多情
也今祠中之蔚然而秀者乃公平日觴咏優游重之
以
聖朝之大興雖橋山碧血左右龍髯而粉杜所在豈
遽忘情陟降之靈陳氏子孫其敬之哉

王節愍公祠堂碑

王節愍公祀事舊尚像于荆公重恩閣及天封寺予
謂是以寄公草草將事也乃議為別立祠于湖上而
附以公子駕部之柎嗚呼節愍父子再世死國世所

希也其再世知吾鄞縣而死國則世尤希然節愍之
死褒崇存至而駕部之死則世多諱言之者愚竊以
為不然夫死忠一也節愍死于甲申則以為忠而卹
之駕部死于丙戌寧竟以為逆而棄之說者以為節
愍死于闖賊而

聖朝逐賊即加恩于死節諸家則駕部之抗命為過
是又非也夫所以加恩于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教忠
耳是駕部必不負故國而後不負其文必不負其父
而後不負

聖朝蓋節愍得駕部而其被卹愈無媿然則其附祀

祀也亦何嫌疑之有駕部諱之柅字瞻卿節愍公次
子也少隨侍在吾鄉節愍最愛士凡鄞人之秀者皆
出入其門駕部多與之合故白下不守駕部東走來
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衰任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
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駕部哭而受
命已而見江上事不可為辭去入閩閩人仍令管車
駕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公守金華以檄招
駕部乃為之練兵于武義軍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
死之駕部之在吾鄉五日京兆耳然吾鄉以節愍之
故甚愛戴之聞其死也皆泣下每祭節愍必以駕部

配其後者老漸喪始闕其禮而并知其事者希矣嗚呼碧梧翠竹乃與甘棠之愛並成故國之喬木節愍之澤為何如哉伏念

聖朝之修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德錄則駕部固應登于節愍附傳又何害于附祀節愍之事已備詳明史故不紀但駕部事以補史闕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尚書督師同安盧公諱老騰字牧舟嘗持節巡守浙東兵備駐節吾鄉遷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南都又亡閩中晉

獨座逾年又亡公飄泊天末以一旌思維國祚卒死絕域天之所廢莫能興也公家閩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棲海上邱園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子英之投漠北故鄉墳墓且如此況吾鄉特其幕府所在能必其魂繫之也哉雖然忠義之神明固如地中之水無往不徹者也而况吾鄉之遺愛尤有不可泯者公駐寧時以天下方亂練兵無虛日已而有雪竇山賊私署無年號潛謀引東陽作亂之徒乘機竊發公不大聲色授方畧于陸太守自嶽而定之故壑中途炭而甬上晏然其撫循罷民尤為

篤摯稍暇則與士子雅歌投壺論文講業迄今百年
浙東人思之不能忘而吾鄉尤甚初合祀于蔡觀察
報恩祠中尋卜專祠奉之方公以思文之命撫軍永
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嘗浮海至翁洲
因間行入大蘭諸山寨吾鄉父老壺漿上謁公垂涕
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澤者吾鄉巨公最盛部則
錢公止亭沈公彤菴列鄉則馮公篔簹張公蒼水陳
公逋菴臺省則董公幼安紀公衷文皆以中流擊節之
踪與公最睦諸公淪喪殆盡晚歲獨與蒼水同事最
久嘗見林門有間使至寄聲問曰賀監湖邊棠樹生

意得無盡乎然則甬上之為桐鄉固公身後之所弗
諼也嗚呼公應六纛之任蓋在國事既去之後雖丹
心耿耿九死不移更無可為前此一試于吾鄉者不
足展其底蘊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國之
際不可謂無人也明史開局以來忌諱沉淪漸無能
言公之大節者聊因祠祀而發之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
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即
大兵亦皆以為出于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

諸省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尚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彈丸絕島哉然而殘明一綫實寄于此其關係至與厓山等斯亦竒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考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力則劉公世勛一人任之為尤烈初

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振以蛟關天險數舟扼之即不得渡故令蕩吳伯阮進邀擊于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王揚聲搥松江以牽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者蕩吳急出兵用火攻而返風竟自燭大兵遂直抵城下

聖朝之得失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尚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却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砲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殺千人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列將邱元吉金允彥密約為內應顧不得間二十八日遂繼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砲如蝟城雉盡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謝刎嗚呼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居民至今趨其祠春蘭秋鞠禋祀後恐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歟將軍字胤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科進

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累陳雄畧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軍平居好史籍嫻吟咏稱儒將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為氏其後以同音通于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為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為全先公考正世譜謂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于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

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望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翮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既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緩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為易詩宗雖七錄有吳太史令範亦著風氣占法諸書然方技非儒林也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

皆封爵故河北余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勳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為商洛豪宗舊史譜指使諸泉泉子為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蓋自吾始祖侍御府君上溯之至桂陽其世二十有七府君諱權仲衡其字宋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其太夫人于氏憂遂不復出府君之父中書令大賢吳越時掌國政至是尚存府君奉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

谿府君娶相氏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為明州學錄故府君來鄞其卒也葬于谿上之沙渚其時府君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為後起六世為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為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為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為太師和王昭孫是為度宗元舅徐公子為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為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為太傅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出于全其時推恩諸眷溯源自鄞大賚官爵而吾桓谿諸祖不欲攀外

戚之寵以邀恩寵澤相約不出有司高之乃署其居
旁之碑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為八派曰
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琚
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禮之後也其
既于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四葉而谿上之居
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者未有若此之永者也
府君之明德遠矣祖望考唐宋之制世家巨室皆許
立祖廟于京師今則無矣而宗祠之禮則所以維四
世之服之窮王世之姓之殺六世之屬之極昭穆雖
遠猶不至視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吾家宗祠累修

累圮乾隆戊午重擇地于沙渚而建焉自府君以後
八世而八宅始分故自八世以前暨八宅之別子皆
列于祠昭一本也其後則不能盡登但以賢而有德
貴而有德貴而有爵才而有文者列之其有爵而無
行或玷其宗者皆不豫嗚呼導山有脉道水有源吾
宗人其講求敦睦之行交相勉以亢宗也則府君之
所厚望哉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會稽東浦全氏吾鄞之小宗也全氏自大司馬以後世
居錢唐給事中孝寧侯顯于宋水部郎名于陳唐世

頗不甚顯而中書全府君枋政吳越中書之子侍御
府君仕于宋與其弟卜居會稽浴龍橋旁已而以其
子為明州學錄來鄞遂家桓谿其弟無子府君以次
子為之後故東浦一支亦府君之裔孫也七傳為太
保唐公安民八傳為太傅越王份九傳為太師申王
大中太師徐公大節特進大聲徐公即宋史所稱保
長者也申王子為太師和王昭孫徐公子為少師周
公純夫少師節使清夫和王子為太尉參政允堅周
公子為太府卿槐卿是時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
之妃皆出全氏而申王再從子泉翁以詩鳴為月泉

杜中巨子宋亡後節尤高當是時桓溪之全不顯而
東浦貴盛無比有明以來稍覺衰謝萬歷中副使府
君始登監司而其餘不過以明經著而已雖然吾于
東浦之宗以為將來必有達者流度其未艾也徐公
之于穆陵戚畹姑所以不論以潛藩之功言之非徐
公不至此當時食擁戴之報者史氏兩宰相一執政
其姻宣繪表韶皆以此登兩府次之為鄭氏次之為
余氏莫不專權秉國以吾全氏之力若有意于此豈
出諸家之下而竟無有其自周公以上皆身後追贈
者度宗在東宮冊妃節使府君主昏尚以待制守寧

國其後仁安皇后會禮推恩始加節鉞而端明陳公
猶言太驟節使即累疏乞休迨參政之入東府則國
事已去豈分非循分畏夫克守盈滿者乎蓋穆陵之
得國以吾全氏而其亡國以賈氏相對而觀則咸晚
之所關者亦可見矣今子孫雖隱約而詩書之澤未
艾家法整然消息苑枯其有時也乾隆己未宗人修
治祠宇而請文于予予為述祖德以勉之

鮎埼亭外集卷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裔

雜銘文

萬金湖銘

甬東二十七谿之水而以其洩入江流也瀦之為湖
其名曰萬金湖亦曰錢湖言其利之重也其支則有
所謂南滄湖梅湖之屬唐人謂之西湖宋人謂之東
湖說者以為前此縣治置于江東則西之其後遷于
江西則東之然觀厚齋先生四明七觀唐有西湖爰
在東郊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其稱西湖溉田五百頃

東湖溉田五千四百頃則似原分東西兩湖者湖勢東高而西下其水皆自東而西或者西湖先成東湖後成闢其究混而一之歟石塘周圍八十餘里有七隄焉有四隄焉浥注阡陌直至定海崇址鄉而止蓋四明東道一巨浸也李陸二公之德遠矣特湖為隄隄所限萑菰菱芡蓮葑之流雜生其間滋蔓不除則漸淤宗慶歷七年王荆公嘗浚之治平初年主簿呂獻之重新諸隄其時尚未聞葶泥之患乾道五年張津乞開湖中瀦水港田則湖流尚有餘也是後始日以葶泥為患淳熙四年魏王愷以鄞令姚栢之請大

浚之而不得其道去葶泥無尺許復積于山間之隈當時雖平望渺茫若已奏功者未久葶泥又瀉注于湖中堙塞如故于是有為買葶之策欲運諸海者亦不果嘉定七年提刑程卓攝守置田千畝收租欲歲募人浚之且請禁陂塘之侵佔種植盡復舊址朝議許之程未及成功而去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他用湖又廢寶慶二年尚書胡榘來守又大浚之以孟冬命水軍番土迭休且募鄞定七鄉之食水刑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暫輟明春役再舉農不妨耕軍不妨役農軍所不暇赴則以漁戶畢之是冬告成天子

鹽書褒功有差猶慰其無以繼也增置田使歲貯穀
三千令翔鳳鄉長主之漁戶五百人分主四隅人給
穀六石沿湖稽察隨芟菰之生而絕其種管隅者一
人管隊者二十人皆轄之府而以鄞縣丞董司之朝
議皆報可于是立烟波館天鏡亭于陶公山守牧亦
時往遊豫馬是時湖上稱大治胡之後不浚湖者十
六年葦復為患淳祐二年陳塏始行買葦之策不調
農不撥軍隨舟之大小多寡而售之交封給錢各有
司存其初不過數百已而至者千餘前此淘湖之田
所收率以往郡家別項支遣至此方盡于湖用之鄭

清之作詩以美其事

或曰買葦始于程覃未知所據蓋自程提刑而

後三大吏皆實心水利之功不徒以一時之計塞責

足以配食李陸二公而無愧雖胡制使生平不為清

議所訐指為二吏之私人然其盡心于是湖是固不
可以其人廢也自元時以買葦田入官于是淘湖之
舉希矣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為淺淀請以捺田君干
入官租者營田都水司拒之復清為湖清容紀之志
中以為塞湖之漸時抱七鄉食利之家責以去葦其
所行大都如魏王時旋去旋生至順中宣慰太平謀
復置田買葦然不黑而鄞尉王世英之治湖則有勞

焉至正中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奉泥向春不泛
荷芡俱鮮生者總管王允恭喜而紀之志中然亦憂
其不足恃而戒後人以善治之明洪武初又浚之其
弊如大德而據為田者竟不下數千宣德間下水王
自華以參政家居開田甚多七鄉之民訟之稍阻正
德嘉靖宋衛軍累請以為屯田一則郡守寇天叙拒
之再則縣令黃仁山拒之蓋湖之危而僅免者屢焉
至嘉靖以後而又一變先是湖民之雜奉也以為無
用故多積之山隈欲運之海則勞費甚侈其後知其
可以糞田故爭自雜之而勢家竟私徵其稅于是有

司聞之遂欲分其利勢家得其大半以其羨餘歸有
司其實未嘗申之憲府先侍郎自官歸有山莊在湖
上因得聞其害以語監司而禁之萬歷中有司復取
之先官詹自官歸復清之

二事見先侍郎崇祀鄉
校行畧先官詹墓志

是時湖民之得稍甦者吾家再世之功為多天啟元
年復有役牒有司請收奉稅者鄞令沈猶龍以為奉
稅出則難者少而湖日淤乃大禁之苟有私後者必
治于是稅乃止截江之役兵餉不足搜山括海以厲
民大將武寧侯王之力請塞湖戶部董守諭以死
爭之得免向使之仁策行江師旅破無補于軍賦而

湖隄一決不可復修其害大矣然而據湖為田者日
多順治中故觀察陸宇燝復言之申明厲禁嗣是亦
屢有謀塞湖者當事頗知其妄不之許嗚呼城西之
嬰湖蓋又塞矣然猶可望它山之水自仲夏以救之
若是湖則何望乎徒謂湖之可田而不知將并舊有
之田而失獲也近者淤泥日積湖身日高足以注三
河者且給一河而不足不肖之徒尚私設諸閘以取
魚殆將不塞而自滿可無憇乎說者欲大浚之取淤
泥以為隄固之以石或自月波山接二靈山其廣八
百丈有餘若自邵家山跨楊山則稍近易成葦不至

復注湖中矣而未有能行之者是為銘曰

湖山兀兀湖雲溶溶美哉保嘉澤以祐我甬東謹其
尸祝李陸是崇亦有三大吏嗣充奮庸有元收田貽
厲莫窮有明黃沈廓清而疏通廷爭息壤先公所同
危而得存哀哉此疲農前此衡湖買田治葑胡後之
人欲塞湖為功三屏未立雙鷁是恫遺民惟董陸惓
惓苦哀吁嗟民牧尚惜哀鴻築隄因隄先哲有遺蹤
竚卜屢豐莫師樓异有醜我祠宮

小江湖梅梁銘

小江湖堰下梅梁其傳不一而皆未可信舊志曰大

梅山者漢梅子真舊隱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吳大帝
伐之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它山堰梁禹祠
之梁張僧繇圖龍于其上夜或鏡風雨飛入鏡湖與
龍鬪後人見梁上淋漓沾濕萍藻遠之始大駭絙鎖
于柱遂不復出秦淮海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
雨鎮梅梁是也它山之梁長踰三丈去岸亦數尺橫
浸堰址暴流衝漲儼然不動歲久不朽或有刀墜而
誤傷之者流血殷然不止至潮過則見其脊有草一
叢生于上四時常青居民呼為斷水梁又名梅龍二
梁之餘飛入定海橫亘江北是為梅墟予家舊在谿上

去堰不過數里歲以辰墓必至焉每望見梁峙水中
如龍昂首以擊其堰輒嘆息以為王長官之神功高
今嬾堂玫瑰二君之詩以壯之顧所云鏡湖飛鬪則
既恠矣近讀黃南山集則曰吾鄞芝山之梅冠天下
虬枝屈鐵蒼蘚剥鱗花踈蕊細實脆核圓相傳漢種
孤山之梅以和靖顯不知芝山之過之也它山堰梁
即是山所出南山醇儒其言當有據然而前人未有
及之何也及見宋魏峴它山利水脩覽則云相傳立
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力所不能致者皆因
水漲乘流而至以為冥助然則所謂梅梁蓋本不知

其所自後人從而神之遂有若舊志所云是乃水經注中詭謬習語而南山之言亦但出于傳聞之口也吾聞宋神宗時河決澶州曹村勢且逼京師程純公帥廂卒欲以身捍之忽有大木中流而下純公顧謂眾曰苟得是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應聲至眾以為至誠所感然則長官之梅梁長官之深仁所致也不此之頌而援恠誕之文以為故事志乘之陋甚矣嗟乎年運而往大梅山中護聖寺所謂梅熟堂者今不可復問不特古木之無稽也而光同鄉芝山之梅亦更無一枝片葉存于世間獨長官之明德所護歸然無恙吾鄆西南隅之民水耕火耨不為甬江之潮汐所困惟此梁為砥柱詎不偉夫從來大木之以堅久名者曰梓曰栢曰栗曰杉曰楸楠不聞其以梅嘻亦異矣哉乃為之勒石之勒石于雲濤觀前而系以銘曰

是本真龍天吳所伏何須畫龍玄黃相觸洞天潭潭一木鎖之外江內湖右之左之

大寶泉銘

慈谿縣西二里有大寶山山麓有泉色青而味甘楊文元公私淑高第趙氏講學于此有元之大儒也慈令

陳文昭北面受業學者稱為寶峯先生是即闕湖之
支流而吾鄉心學之蒙泉也寶峯書院既圮舊又有
寶峯禪寺亦衰甚而遊人過其下者遂少清流潺潺
莫相賞于岑寂之中者然水味之勝終不以世之甲
乙減也前輩善論水者以為陸鴻漸劉伯芻張又新
之好事亦終不能遍嘗諸水故濟南之跑突諸泉行
為七十二種以其遠在江北不得豫而中吳鄧尉山
下緣幕有七寶泉不為甚僻之地直至倪雲林而著
則甚矣遺佚之多也吾鄉以二百八十峯之水灌輸
浥布其最著者為它山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
皆稱絕品大寶所出不若山泉之壯濶而色味則無
減焉雖然是特以風流之結習為之標置要之是泉
當以寶峯先生重耳予門下董生秉緼遊此歸為予
泉味之甘而惜世之無知之者也予乃告以顛末而
復為之銘其辭曰
寶峯兀兀寶泉泠泠風于峯爽可挹浴于泉清可馨
行有尚惟心享講堂雖杳帶草猶青汲新水戒羸瓶
師先哲勗後生

吳丞相水則碑陰

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為患潮汐則海水

為患而其地勢有崇庳故必資硤閘之屬以司啟閉由
孔內史來牧守之賢者大率以治硤閘為先務而經
畫盡善靡往不周莫如宋寶祐丞相判府吳公其所
創所修詳載圖志水則乃其最後所立也丞相嘗遍
度城外水勢刻篙志之歸而驗諸城中四明橋下勒
石為準榜之大書平字水苟沒字則亟遣人啓四鄉
之閘不待塘長輩申報以稽時日不然則仍閉之而
築時亭于橋上丞相朝夕車騎過之即見焉居民因
是呼四明橋為平橋且立廟以志丞相之德其後水
則之旁皆作社學碑為屋障不可見而時亭亦廢亦

無有以為意者蓋自元大德中都水使者到路嘗重
治之直至

國朝順治中海道王爾祿求之則碑已沒入瓦礫中
乃爬梳而出之然時亭左右之屋卒莫之能撤也嗚
呼吾讀丞相碑記以為硤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脉而
而時其啟閉者四明硤閘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
之命脉而時其啟閉即斯民之命脉而硤閘之精神
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今牧守之精神其與斯民之
命脉漠不相關無惑乎硤閘日荒而水利日減考四
明之水則有三其一在它山堰旁之迴沙閘其一在

城東大石礮橋下皆前守陳壇所為陳亦四明牧守之最講水利者也然其規制不同迴沙必以石之沒水為準大石乃以入水三尺為平故丞相不取大石之式而用迴沙之式但丞相所立之精在于畫度城外水勢而攝其準于城中不勞徧驗而足以運制斯又陳之所未逮也嗚呼觀丞相江湖諸礮聞其功偉矣清容夙有憾于吳氏蓋以其祖越公為史氏之私人丞相曾糾之故志中于其一切善政畧而不及反謂江水入餘姚三十里與四明山水接更十里湖已沒舊以堰限之丞相忌吾鄉公相之多徙堰于上虞潮至舊堰不數尺舟楫蔽沙岸雖驛舟不可發以此為丞相之過丞相之惓惓吾鄉水利為何如方且據形法家之言開新河以助文運而乃有是哉甚矣清容之謬也予遊湖上摩挲水則舊碑丞相記文剝落已盡乃為重鐫而附記其陰清容又言育王浮圖知愚有高行丞相求序其文語錄知愚以為丞相晚節如病風不許丞相怒而杖之為斯言者真顛倒是非如病風而妄浮圖之妄亦可知矣因序水利事而并及之

桓谿舊宅碑文

予先世家桓谿之上故搜索谿上文獻最議謂鄞之山水自四明洞天四面有二百八十峰其在鄞者居多然莫如谿上之秀舒龍圖嘗以慈谿桓谿蘭谿稱為三谿予謂鼎足之中當推桓谿者以本色也句章域址邈矣谿上之山其脉甚遠溯自四明山之長錫迤邐而出大小皎之幽深石臼之清竒天井之閑靜響岩之明瑟或起或伏穹窿窿其中藥鑪茶灶瓊枝玉木雞犬俱別不可名狀溪上之水發源四明山中及放乎蘭浦而下它泉汨汨一碧如洗蕙江環其背春深而綠陰夾岸秋老而絳葉滿汀千篙競發縮

項之編時出丙穴雖山陰道上之泉不足比美句餘靈淑之所薈萃也而吾鄞諸叟之下築其間者亦于此最多放故遊人遷客亦最盛自唐賀秘書為開荒詩老其高尚宅今尚存宋豐清敏公則蕙江其故居也陳尚書以忤蔡京歸于蜜岩結冥菴南渡而後魏文節公自焦山來築碧溪菴于石臼為觴咏地而張監軍良臣自大梁來亦卜居焉三逕密邇其時文節東閣之客甲于江東王季羣之詩白玉蟾之仙柴張甫之俠張甫名屋見剡源集葛天民之誕皆以魏張之交友來谿上又未幾時而樓宣獻公別業在焉宣少師之別

業亦在谿上而鄉里以其人不甚重故弗稱咸淳間
安秘丞劉以忤賈似道亦居谿上日賦詩而玉尚書
深寧園亭多在城東其谿上小園則晚年所為也東
發黃先生亦別署長錫山居士其寓谿上最久清容
謂谿上盛時碧瓦朱甍翬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嗚
呼盛矣予家先世文辭之學實自義田宗老六公發
之其時正及接樓王諸史之風采至今取所傳家集
讀之雖所造深淺不同然莫不循循有前輩師法夫
山川之秀必賴人物以發之不然則亦寂寥怫抑而
不自得以谿上之山川如此人物如此數百年以來
忽變而為樵童牧叟荒江野燒之場流風遺韻漸沒
殆盡欲求當日諸老不可得豈不惜夫子自放廢以
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間思為谿上田父以
充

聖世之幸民因念漢城太山有廟多名士集其中荊州
刺史為立冠蓋里碑唐之衡陽有儒林文學碑以志
其一州人物今吾谿上之盛實無忝焉乃為文勒石
樹之舊宅之旁後生晚輩不及見前哲之風流得此
碑猶可追溯而想見之也

先侍郎笏銘

予家自明季喪亂以來累世之圖章法物喪失殆盡
獨先侍郎尚留一牙笏曾王父而降珍之以為宗器
嗚呼是鄭公甘棠之遺也先侍郎事永陵風節卓絕
適有詔入直西內草立侍郎以為不可乃遜詞以母
老顧南遷侍養時同里袁文榮公應徙南院聞侍郎
之有此請也亟祈要人顧得入直侍郎即代之南而
文榮從此副致大位予考當時翰詹諸臣鮮有不以
青詞進者但得入真宮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則
左遷也桂洲以侍西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
為分宜所擠新鄭屬華亭求撰文不得既登揆席因

修怨焉荐紳先生幾莫能自重者其時有陽明講學
高第尚不能辭此席特稍于其中寓諷諫而時論已
難之南充陳文端公以却桂洲代草青詞之舉見重
一時則先侍郎之甘心于遠出而矚然不滓足與日
月爭光也已荆石作墓志畧叙其事而明史失之嗚
呼宋孫威敏公不讀溫成冊元吳文正公不撰佛經
序史家皆以為大節誠以先侍郎視之其何歉焉嘗
觀宋元以前史臣多能闡人之生平苟有可得必從
而紀之後世之人考于古而史又多所失落豈好善
者希歟晚年去位時相蓋以為椒山之黨也夫不肯

媚天子豈肯媚權門乎哉吾聞笏之為言忽也古人所以書思而對命也有所受于君則記之有所指畫于君則用之當時侍從諸公寧有都俞之名言要不過齋宮之謬語依然葫蘆其登之魚須手版適足為辱則夫先侍郎之笏真中流之一壺矣乃為之銘曰嗟我孫子惟先人是似莫以躁進而佞駝是貽刺不見白雪超然塵滓縱復投閑吾道自充其究伊何不過不作公試看遺笏其光熊熊

第九洞天私印銘

圖經七十二福地稱為三十六洞天又別有十大洞

天之目而四明山居第九四明二百八十峯稱洞天者猶有三焉慈谿則大隱也奉化則梨洲也姚江則菱湖也可謂盛矣然此時以神仙之所居言之至若標舉清勝則以皮陸所咏之九題著而其為皮陸所不盡者蓋非復齒所能窮也史忠定王為諸生常入雪竇穿杖錫求所謂洞天者不可得既貴退居湖上之竹洲乃摹洞天之九洲題于湖上累石穿雲而成之孝皇御書洞天之額以榜焉即所稱真隱道觀者也忠定賦之最多其時放翁輩所作洞天詩皆指竹洲于是城中有洞天之名先侍郎之投也心慕鹿亭

樊謝之勝嘗築雙韭山房于大雷蓋四明東七十峯
之門戶也故以花乳石鐫私印曰第九洞天學者稱
為九山先生侍郎下世是印歸于先宮詹之手是時
真隱遺址適為宮詹所得即所稱平淡齋者也于是
復題其闕曰洞天行館蓋遠取忠定之遺而近即以
接侍郎之志故是印也宮詹尤珍惜焉桑海之事雲
擾吾甲第圖籍蕩為冷風寒烟所謂雙韭山房平淡
齋者俱歸宿莽而是印亦不知流落何所康熙戊戌
予初為諸生鄞之學宮有鋤也者忽得石印一銅印
一其石者即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

土花斑斕以其沈埋之久也培增古色予乃購而得
之嗟乎墮海之琴復還亦遭奇也予讀四明諸志乘
其于三洞天之名不能舉其本末至于九題之地亦
未深覈而忠定之洞天則竟畧焉談桑梓之舊聞者
不可謂無過故因私印之歸而為之及其大略以見
是片石者蓋不得僅以先人之手澤目之而四明洞
府之地望繫焉湖上之故事存焉誰不為吾家之宗
器也歟城東大嵩石亦印材也乃取以為是印之匣
而勒以銘其辭曰
片石之稜稜四明山骨之所為歷劫歸來以尋舊盟

寶茲世守足比連城

諸葛氏義門銘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之門也予嘆曰當今世而尚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群萃而居其牖民于忠厚之金方且為睦婣任卹之教使之推廣于戚里之間而其本支無論也然而攷之于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為同財而大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

世世共其資業皞皞然遊于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迹而乃僅僅以三世限之况三代之民本無甚貧甚富之別又非若近世之楷苑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盡同性情之參錯又能畫一雖欲強為維繫于其間而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為之厲至于溺房闈之言疎友恭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為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于下已非一日而其中

容有自拔于庸俗之表能挽頽風于目下之流至十世八世六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子必加殊獎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于近世得之詎不為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百口胥受裁于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尤難者其中東西二眷東眷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而西眷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九不以盈縮為辭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有膏油修脯之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

勞逸為辭至于內室無私置之厨灶娣姒先後無私蓄之衣釵總以均齊養其冲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書尚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何以不為上聞使

天子不得褒崇之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子弟世世聰聽祖考之彛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為誦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陳氏逢歲飢天子輸之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鄞之薛氏有瑞室在張村累遭大火不災是天佑之

是以潛谿為浦陽鄭氏作志銘案其代而稱之曰故
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墓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
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行之者而後可久故陳氏
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
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具焉是亦為政矣其
為為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為書以示後弗怠
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然吾每見有從
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
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
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削為之悵然然天下盛

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既于今其衰亦非
人力之所能禁猶其家法之陵夷為可惜耳吾願諸
葛氏子弟其慎保之異日

天子旌閭復役使史臣筆之以為吾浙東之光是之
謂祥麟是之謂威鳳是之謂甘露醴泉神芝朱草不
可以自襲也更為之銘

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為調護之
惟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于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
而乖離不生誰為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
吁嗟諸葛氏尚其善守成上以邀國寵下以振家聲

鮎埼亭外集卷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裔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
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秦山孫氏在齊安
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于塵俗之中亦會
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
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大槩左挈右挈于是
學校徧于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

共以經術扣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然此乃跨
州連郡而後得此數人者以為師表其亦難矣而吾
鄉楊杜五先生駢集于百里之間可不謂極盛歟夷
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
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振衣請見唯恐失之最
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執中賈朝二相非能推賢下
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為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
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
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借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
鄒魯邱樊緼褐化為紳纓其功為何如哉五先生之

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謹論

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渠月蘋風周銀青

之孤標也再出蘭芽陔南弗替史莫公父子之純孝

也史冀公簡為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實聞越公

湖先生高弟再嬰兒樂育以姓為氏陳將樂俞順

昌之深仁也陳攄俞偉其歷官之事畧同四殺虎之

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寬

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

溢也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客齋稱金橘不

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即以有負門牆如

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用上名筆則五
先生之淵源可知矣嗟予豈特一時之盛哉故國衣
冠凡周之士高世衣冠人物歷久不替終宋之代如
樓如黃如豐如陳如袁如汪其出而撐拄吾鄉者必
此數家高曾之規矩燕及孫子然後知君子之澤雖
奕世而未艾也五先生之講堂皆已不存即鄞江桃
源二席亦非舊址予乃為別卜地于湖上而合署之
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先則夫薪火之
傳幸勿以世遠而替哉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二程倡道洛中浙人惟永嘉九先生得登堂而餘皆
私淑也吾鄉則高憲敏公童持之趙庇民皆在太學
侍楊氏洛學之來甬上自此始暨南渡而山東焦先生以
避地至亦伊川門下也憲敏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
其所言多與楊氏合于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
遂日盛蓋嘗讀史忠定王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塘
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周和靖漢上
諸老欲荐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
來寓大函之麓居人頗籍籍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
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

而習為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
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
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
之譽為不虛及先生沒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
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
不問皆知其為先生弟子也吾聞沈簽判公兄弟先
生之高第也其事先生終日拱立不聞以其學成有
假借先生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及僉判為後進師
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所曲從風裁甚峻
諸生畏而服之蓋皆得之先生之教而諸生奉簽判

亦一如其所以事先生者于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
師為先務而簽判之子端憲卒為大儒嗚呼先生不
應弓車之辟投閑海濱躬行實踐亦不輕著書以啟
爭端斯真所謂有道君子也皜皜乎其不可尚矣然
考朱子所記程門學者雖以無所表見如唐謝輩莫
不存其姓氏而先生獨闕焉甚至吾鄉志乘亦不知
寓賢中有是人也豈識椎輪為大輅之姑甬上乾淳
之盛孰非先生所首導哉吾觀大函之墟其山增屹
以秀其水清越以長固應為高人所托足自予得先
生講堂重為修治而學統攸歸不得僅以遺世之洞

天目之而又東為同谷習菴深寧東發三公之精舍也前有輝後有光矣焦先生名瑗公路其字

長春書院記

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吾常讀憲敏春秋集註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于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為大宗其所厚集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有蔣處士季莊者隱居慈水力排王氏新學獨窮遺經不入城市憲敏每積所疑如干條則造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

憲敏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憲敏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還論者交重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大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峯疑焉貽書非之及秦梓守明州未婚于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峯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媿良友即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于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為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日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于伊洛尤為不淺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長春門不半里故書院

以之為名至宋末而高氏子孫以為功德道場諸志中所稱長春館者是也及高氏子孫散處無復居湖上者觀又改而為菴佛火經幢比丘相對曾謂以憲敏之講堂乃至于此嗟乎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踈寮之詩筆竹墅之圖話至今皆有傳者然此特風流之鼓吹尚在可有可無之列憲敏之力肩正學百世之師也顧聽其蕪穢不治則何忍矣乃與同學諸公議仍改為書院以奉憲敏之祀而配之以李莊庶幾諸生得有講業之地焉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李文叅之以金華李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曲壽皇為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隔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于忠定觀中于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為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為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為製船每忠公與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踈于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

同泛湖上忠公為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
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
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着意修微風一動生波
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
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來周覽博攷之
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論事
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于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
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
何而惜乎無可考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約可作吾
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

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分
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
睦于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于鄞切磋倍篤
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
相府之歸我宸奎之焜耀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
已者乃在于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良貴之別有所
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為諸賢永朝夕則書院
之長存即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
為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黑易主而復歸于
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城南書院記

城南書院者袁正獻公之家塾也四先生之講堂慈湖書院建于宋文參政本心記之廣平書院建于元王尚書深寧記之正獻之書院亦建于宋而其記不傳惟沈端憲公無專塾明人始為補立南山書院五百年以來三書院雖衰尚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獨圯予既遍舉先賢故跡乃訪其地而復之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懷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為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

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深思而得之疏業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為究竟是以稍有所見即以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明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有功闕而其效多以明心為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沉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省為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踈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為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

少閑則曰吾以之為笙鏞管磬不知其勞其咎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以建安之教相昭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為大儒則不槩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節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寔生正肅冠冕一時黃提刑東發最主聞學至于正肅以為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城南之址蓋始于慶歷中樓公之講堂當時學者稱為城南先生及正議遷居城內西湖正獻之

高祖光祿以高弟講學其地遂世居焉正獻三子正肅遷居城內鑿橋而其餘仍在城南至今猶有存者書院既成即使袁氏後人司之

碧江楊文元公書院記

淳熙四先生而吾鄞得其三沈端獻公自其父簽判已遷鄞穆文元公則鄞產而遷慈者寔與袁忠獻公鼎足四先生之門墻皆極盛而文元最高年故道尤廣學宮中有日慈湖肄業諸生者暨其身後慶元府學尚群聚焉先公嘗欲置書院于鄞以復當年肄業之盛且以志文元發祥之地初擬在三江之口文元

之故宅也顧其地囂不如碧沚之清勝文元暮年所
開講也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
氏但以為入門而文元遂以為究竟故文元為陸氏
功臣而失其傳者亦自之愚以為未盡然夫論人之
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明之齋明嚴恪其生平
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
聖學之全無以加矣苟以當時學者沈溺于章句之
學而不知所以自拔哉為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
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
事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

雩之天机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然則登斯
堂也能知文元所以立教之故而弗誤用之以貽儒
苑之訛則于學者有厚望焉文元之講學于碧沚以
史氏也先是史忠定三館端獻于竹洲又延文元于
碧沚袁正獻公亦來豫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
之聲相聞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
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為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
其居碧沚也甚久文元之對穆陵曰臣平日所以教
彌遠者不如此彌遠置其君如奕棋穆陵為之失色
次日彌遠奏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此事行狀

不敢載故宋史亦失焉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
召命碧沚牙籤甚富文元因思修群書以正邪說未
就而卒嗚呼文元之學統非吾湖上所得私而要其
流風餘韻之在湖上者則後人所當敬止也竹洲在
南碧沚在北其亦思宮牆之弗墜焉耳矣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
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
學則兼取其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
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吾鄉前輩于三

家之學並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
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
肅而外陳侍郎習菴其最也嗣是則王尚書深寧獨
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塾徐氏鳳
王徐得之西山真氏寔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
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為呂氏世嫡也
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不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寔
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朱學
則巴陵楊氏之傳授之史公蒙卿而黃提刑東發又
別得之遺書中當是時角勾學者鼎撐角立兩戴笠

宵績灯互相過從以資攻錯書帶之艸異苔同岑其
亦盛哉城東之四十里有同谷山其麓有寶幢河左
枕大函右股太白水木明瑟四明東道之絕勝也習
菴世居于此而深寧先龔在焉故其卒也亦葬于此
東發亦嘗避地其間踰二百年而為先侍郎之賜塋
是以予家父子兄弟多讀書山中者先世有艸堂三
曰瞻雲館曰來鶴莊曰阿育王山房今惟瞻雲無恙
先公嘗于其中剪紙為三先生神位令予托之予因
請改作三先生書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餘為學
舍古之學者必釋奠于其鄉之先師予家父子之為
此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自科舉之學行而吾鄉之
咕嗶呶唔者不復知有高曾之規矩矣空山野火辨
香宛在雖不能至然心竊向挫之予請讀清容居士
集習菴再世而後不復居同谷所謂觀聚堂尊明亭
諸址已無考今山下陳氏非其本支也深寧神道亦
蕪讀遂初老人之賦可為三嘆而東發寓亭之圯久
矣春木之茂承學者其勉之哉

石坡書院記

慈湖弟子遍于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為融堂錢
氏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能最能昌明師門之

緒者莫如明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
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
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即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
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朴長史
之深醇古香之精傳文情之抗直聲聞不墜至今六
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香火可謂遠矣乾隆改元
其子姓謀重新書院而先問記于余石坡講學之語
皆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
言朴質無華葉蓋以躬行為務非徒從事于口耳故
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薄富陽日講論

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為不
善慈湖守温州力行周官任邱之教豪富爭勸勉石
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為務慈湖以忤史氏
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
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
牽連拘繫甚繁石坡累言其無辜為請寬不得乃挾
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
之論者以為石坡不媿其師而侍郎有慙其父其所
請絕虜選將諸奏俱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
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

有為有守豈非真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稱耆壽東浙推為楊門碩果並於蒙齋習菴蓋其道之尊如此桂氏子孫勉慈湖之一綫寄于是堂其勿替此家風也

社洲六先生書院記

慈湖縣鳴鶴鄉者社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適弟子石坡桂氏而外即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之置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為山長其時甫書院多設山長者而以社洲為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

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為慈湖祠旁為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湔織悉畢備有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之規制而為之其意良厚矣六先生者首社洲次松簷蓋社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社洲之徒最稱耆宿曾堂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則及與社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社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鉉也曹黃嚴三氏其居皆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于講堂最多故並祀之嗚呼鳴鶴鄉固虞氏之居也都尉吞三爻以紹孟氏之易河間穹天之論皆出于此而唐

以後為魚鹽斥鹵之區風流已渺自慈湖之教及之
杜洲一門實為首倡而躬行君子駢集其間其後東
發又挺生焉何其盛也有明既輟山長之命中葉以
後如漸廢今諸童衰甚吾友鄭性復謀興之而問記
于予是固隆緒之所當亟學者也雖然慈湖之學宗
陸東發之學宗未門戶截然故曰抄中頗不以心學
為是由今考之則東發蓋嘗豫杜洲之講會而其後
別為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言所重在
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
未嘗不服慈湖為己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

發者蓋亦以為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
也彼其分軍別幟徒嘵嘵于頰舌者其無當于學也
明矣爰并附記之于末

翁洲書院記

應叅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于故
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為
州書院置山長叅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泮于中
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
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
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于是復

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為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為
彼之徒指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
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大籍之學則其有補于聖
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攷
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于安晚
其與葺泮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全軒
亦熟于典故原夫書院之立將使學者從事于其本
先立德而後立言則昌國之先師當更自葺泮而止
之吾聞宋開禧中徐都曾恭先者昌國人也其任福
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蒞事精勤而操守介潔

出其緒餘為文辭亦起出流輩蓋都曾受業袁正獻
公之門為高第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為有本
而同里有許布衣止齋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
孝義倡鄉閭累徵不赴然昌國之先師其當推二公
也審矣諸生幸生文明之世誠能從事其本如二公
之得統于儒林而又以應氏多聞多見之功潤色之
有德有言且將并聖人之堂寧僅為海外之倡而已
也方徐許二公之講學也從者如雲翁洲之東為岱
山亦嘗置書院焉今聖學之先被徧于海隅日出莫
不興起吾知諸故跡之皆可復也都曹名愿布衣名

乎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未進士介魏布衣槩皆為揚
表之學者亦應得附祀

甬東靜清書院記

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
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
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
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表之徒極
盛史氏之賢哲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
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表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為獨
善孫始由巴陵楊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

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于吾
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
而靜清莫擷有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于斯文能無
愧色乃即甬東書院故址特建靜清栗主而以敬叔
兄弟附焉其再傳之從如蔣敬之樂仲本鄭以道輩
亦附焉吾謂清容所作靜清墓志于易代大節言之
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苑突
奧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
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維宗主朱
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

為苟同者正如東樓發亦宗朱學而其于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為碩儒不善學者恒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為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為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甬東獨善坊之有書院始于鄭相國安晚以祀其師迂齋樓公且行鄉飲酒禮焉其後為棲心寺僧并其址敬叔之父靖齋乃移之史氏所居之旁而上祀先聖焉詳見郭嘉所為記鄭氏之衰鞠為蔬圃至是始訪而復之予謂迂齋亦東萊之門人也然安晚之所以祀之者特以文耳先

聖之像時明已移入學宮故主是院者莫如靜清而于後堂仍祀迂齋以無忘安晚尊師之舊也

澤山書院記

東發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于慈谿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渚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喬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谿自署仗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然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蓋先生慈谿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窰其去澤山甚近故也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湖山書院以祀之其去行館十里不

久而燬黃氏後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抄舊槧藏于院中亦不復存予謂當復行館之址而以澤山書院名之以從先生之舊定海諸公皆以為然請予記之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阻海環植松菊最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客潤山林客夢安者也然其為定海重不在此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谿諸子流入訓詁一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為之重振婺學出于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

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抄諸經說間或不盡主達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為功臣也而山為建安大宗先生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谿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嘆于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闡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關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嘆知德之鮮也先生之祀于慈在杜洲六

先生書院中其祀于鄞則予所建同谷三先生書院
中澤山之祀乃其專席故詳其學之有功于聖門者
先生之子皆純儒當附表之嗚呼顏何人哉希之則
是吾願過斯堂者其勿自棄也

橫谿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為橫谿金峩大海諸山臨之四明
南七十峯之門戶也明初黃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
南山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金事為南山先生蓋以
此也其後蛟川為沈端憲公置書院于崇壇亦曰南
山故鄞人以橫谿別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

守前人之緒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
軒三原江右則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
服者為敬軒而世亦多以敬軒與先生並舉吾鄉之
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傳情谿烏高士春
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峯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
始為朱學蓋果齋東發而後世適也然先生係吾御
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註多有不合至于大學古本
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先以是知人心之各
有所見而所以為朱學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吾
嘗笑近世之自署為朱學者迂踈陳腐但欲奉章句

傳註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以是為弗畔錮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蓋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曷亦觀或問語錄文集之諄諄蓋有越甫信宿而別多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果齋東發明則先生宗朱而不盡合于朱倘自今世之迂踈陳腐者觀之殆將反以為信道之不篤也已先生生平陟歷之詳具于其傳予又嘗為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錄但約其講學之大畧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不治予將為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

知有儒林之典刑也

城北鏡川書院記

楊文懿公鏡川里第在城南蓋鏡川者仲夏諸流之所會也書院何以在城北則公子麟洲傳郎聞其父累疏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歸公卒于京不及開講其中而吾鄉學人向嘗受業于公者仍聚業于此故其齋舍弗替及明季而圯又百年而予表之明初甬上學派首推黃僉事孟清而楊氏自文懿公大父栖芸先生即與僉事講學至公而始大其學頗類吳草廬兼收朱張呂陸之詳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情思

深造以求自得，不隨聲依響，以為苟同。至其所著諸經私抄吐棄，先儒箋疏則于草廬更過之。蓋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因非好奇以炫俗也。然當洪宣以後科舉之錮，人已深聞公之說，少可多怪，故王文恪公之誅公曰：聖亡經在，異說紛紛。今既秦造淺離多門，今商諸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說真兮，異言奧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剗傳，挺見時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柴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為世程兮，父傳子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莫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

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詞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玩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眾，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如，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弗疑兮，太美元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文恪為公門下，其詞如此，蓋亦非能深知公者。若秦泉則力詆之矣，嗚呼，何其固也。予後公生三百餘年，即公之家來，公之書殘斷十九，僅得其毛詩尚書大學中庸十數卷，慨然如得羽陽未央之片瓦，因嘆公之緒言已無知者。南雷黃聘君作學案，稱極標竟不為公立傳，明史儒林多取學案故

于公亦闕良可惜也公之雄文滿館閣直節在講筵
清德垂里社而子弟稟承家學俱為名臣不待予之
多言獨紀其理學之大者

槎湖書院記

有明正嘉之交陽明甘泉之學盛行二家雖微有不
同然其要歸則相近學者不走姚江即向增城其中
岸然不阿者泰和羅文莊公高陵呂文簡公浚渠崔
文敏公甬川張文定公四人文定為鄞產尤姚江聲
氣之所急嘗苦口折難而學不肯少變其說故當時
鄞人自黃侍郎致齋萬都督鹿園外鮮著錄于姚江者則

文定寔持之吾觀陽明之學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
離不可謂非救弊之良藥也然而漸遠漸失遂有墮
于狂禪而不返無乃徒恃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
定力耶夫陽明之所重者行也而其流弊乃相反彼
其所謂誠意者安在耶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真知則
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之救弊即門人所以啟弊者
也文定以為學必先知而後行至行愈熟則知愈精
原未嘗離而特不可謂行先于知此其說最乎蓋陽
明才高容或其言失之偏者而以言所養則文定之
沈沈者不可尚也嗚呼吾鄉自宋元以來稀號為鄞

魯子修舉諸先師故址始于大隱石臺訖于槎湖說者以為臯比已冷帶草已枯雖有好事徒然而已豈知當諸先生之濯濯也吾鄉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出其中者蓋十之九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不可謂函杖之中無權也槎湖沒後吾鄉之講堂漸替隆萬諸公大半為鄉衮所錮黨論所排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為迂而無豫于實用者弗之思耳槎湖者文定之故居也在鄞之西其去楊文懿公鏡川蓋不十里

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戴山先生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有之蓋梨洲先生以戴山之徒中其師說其在吾鄉從遊者日就講因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氏之別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漳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于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痼疾為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眾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

學大壞無以揅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唱
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葱
嶺異端之夾雜故戴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
狂戢山聖門之猶其評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
之學極博其于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
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
其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
也夫學必于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固陋之習自夸
擊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為孤子為遺臣
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歸然翹車所不

能致遂為前代之完人其為躬行又何歉焉先生講
學于語谿于海昌于會稽然嘗謂光明俊偉之士莫
多于吾鄉故著錄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後
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
知從事于有本之學蓋自先生導之萬君承勲先生
之孫壻也請予為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略以歸之

鮎埼亭外集卷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裔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南雷黃先生記天一閣書目自教生平所見四庫落
落如真諸掌予更何以益之但是閣肇始于明嘉靖
間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
物也豐氏為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而名
德以豐為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
于金難高宗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以文名誼子

子有俊以講學與象山慈湖最相善亦官吏部有俊
子雲昭官廣西經畧雲昭子稔稔子昌傳並以學行
為時師表而雲昭辟從曰芑曰蒞皆有名蓋萬卷樓
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啓之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
後至庚六遷居奉祀庚子茂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
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瞻念先疇欲歸葬父于
鄞而歲久其祖塋無知者旁皇甬上或告之曰城西
大鄉橋以南紫清觀吉地也慶乃卜之遇豐之革私
自喜曰符吾姓矣是日適讀元延祐四明志云紫清
觀者宋豐尚書故國也慶大喜即呈於官請贖之并

為訪觀中舊籍得其附觀圃地三十餘畝為隣近所
據者盡清出之遂塋其親而以其餘治宅慶喜三百
年故居之無恙也作十咏以志之而于是元祐以來
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
慶官河南布政慶子耘官教授耘子熙官學士即以
諫大禮拜杖遣戍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
其諫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生疾潦倒
於書淫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
槧與寫本為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
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抄

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于是閤
又稍從弇洲互抄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
亦雄視浙東焉初道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
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為清敏得之秘府謬
作朝鮮尚書日本尚書則以為慶得之譯館貽笑儒
林欺罔後學皆此數萬卷書為之厲也然則讀書而
不善反不如專已守陋之徒尚可帖然相安于無事
吾每登是閣披覽之餘不禁重有感也吾聞侍郎二
子方析產時以為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
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

尚存其優劣何如也自易代以來亦稍有闕佚然猶
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時來借抄閩人林佶嘗見其
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豐氏之餘耳且以吾所聞
林佶之博亦僅矣

臨川李侍郎穆堂云吉人蓋曾見
其同里連江陳氏書目故為此言

二老閣藏書記

太冲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遍所
得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
及編次為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
去大半吾友鄭丈南谿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
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

天壤間罕遇者也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
來家藏亦及其半南谿乃于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
貯之二老閣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
生為父以太冲先生為師因念二老交契之厚也遺
言欲為閣以並祀之南谿自遊五嶽還閣始成因貯
書于其下予過之再拜嘆曰太冲先生之書非僅以
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
踈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
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
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曉然于九流百家

之可以返于一貫故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
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海睢陽湯文正
公以為如大禹道守山道守水脉絡分明良自不誣末學
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
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為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
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先生講
學于大江之南而辨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數高第
以為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
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高
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谿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

馬平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存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尚在所珍惜也况未見之書累累子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谿之祀君子以為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既成爰為之記

聚書樓記

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墟其人不肯報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嶰谷半查昆弟橫厲其間其居之南有小瓊瓏山館園亭明瑟而歸然高出者聚書樓也迸疊十萬餘卷子南北往還道出此間苟

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見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荅輒記其目或借抄或轉購窮年矻矻不以為疲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查侑以佳異得予論定一語即浮白相向方予館于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即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值若干從與予甚銳予甫為抄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囑予抄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篤如此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連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

九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蓋諸老固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巖石室容有伏而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啟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聚書之難莫如讎校嶰谷于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為商確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直如邢子才思誤書為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及燈炯炯時聞雜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譌本而接架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半查語予欲重編其書目而稍附以所見蓋倣昭德直齋二家之例子謂鄱陽馬氏之考經籍專資二家而所益之黃氏千頃樓書目亦屬明史藝文志底本則是目也得與石渠天祿相津逮不僅大江南北之文獻已也馬氏昆弟其勉之矣

小山堂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為最予嘗稱之以為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曰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祁氏甥也當其為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既歸于趙時時

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勗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溯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菁華歸于南雷其奇零歸于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歸于鶴浦鄭氏而石門則推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不嘆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于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人聯茵接屋凡書賈

賈自茗上至閩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留書過夕恐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太孺人更翻迭進以為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之腴是天倫之樂所希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為人所竊歸于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以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抄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以及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裒然首列予不禁為之憮然谷林以予之登堂最多堂中之書大半皆予之所及見也請為之

記乃為之題于堂之北墉

雙韭山房藏書記

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抄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購書亦多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書卷法物玩器多歸于宗人公之手以其為長子也先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而宗人子孫最無聊再傳後書盡以遺書為故紙權其勛兩而買之雖先集亦與馬遂蕩然無一存者先宮詹公平淡齋亦多書其諸孫亦分而有之遂雖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傳為先應山公再傳為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

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盡室避之山中藏書多難挈以行留貯里第則為營將所踞方突入時見有巨庫以為貨也發視則皆古書大怒付之一炬于是予家遂無書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修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抄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即以抄書作字課已而予能學楮墨先君亦課以抄書嘗謂予曰凡抄書者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侍郎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抄書荒速廢業矣予至今檢點手澤未嘗不嘆遺言之在耳也但吾鄉諸世家遭喪亂之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氏天一

閣幸得無恙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復擁五萬
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
在大雷諸峯中今已摧毀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
也自予出遊頗復抄之諸藏書家漸有增益而於館
中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欲于其中抄所未見之書
吾友馬嶰谷趙谷林皆許以貲為助所抄僅數種而
予左降出館矣昔鄭氏仲修通志欲于館中借書卒
不果良會之難洵可惜也即以十年來所接其為夢
寐所需而終以高價之莫副付之雲烟之過眼者不
知其幾何也爰輯目前所有之部居而為之記

天一閣碑日記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
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
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
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崑
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抄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李
野又其後則馮處士南畊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
彙亦嘗求之閣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
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為軸如琴絲之難理予訂為目
一統附于其書目之後金石之學別為一家古人之

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補之氏之闕故宋
之歐劉曾趙洪王著書裒然而成都碑目一府之金
石耳尚登于宋志近則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
其最也年運而往山顛水滙之碑半與高岸深谷消
谷銷沉剝落幸而完者或為市利之徒確其石而市
之于人則好事之收弄良不可以不亟也范侍郎之
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萬卷石刻有為世
間所絕無者如唐秘書賀公章草孝經十文是也而
今不可復見惜矣侍郎所得雖少遜然手自題籤精
細詳審并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且豐氏一

習古篆隸之文即欣然技養偽作邯鄲淳輩文字以
欺世侍郎則有清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閣
之初建也鑿一池于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
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楊文
安公所書而有記于其陰大喜以為是閣鑿池之意
相合因即移以名閣惜乎鼠傷虫蝕幾十之五吾聞
亭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
垞亦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日腐
于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
挾筆研而來閣下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

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于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
亟令予卒業乃先為記以貽之

抄永樂大典記

明成祖勅湖廣解縉王洪等纂修永樂大典以姚廣
孝監其事始于元年之秋成于六年之冬計二萬二
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冠以御製文序
定為萬二千冊廣孝奉詔再為之序其事公車徵召
之自士纂修以至繕寫幾三千人縉流羽士亦多豫
者書成選能詩古文詞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吏部
援其尤者三十授官其餘亦有注籍選人者方是書

初上詔名文獻大成後改焉孝宗最好讀書台對廷
臣之暇即置是書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
宗亟命救出此書幸未被焚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撫
抄一部當時書手一百八十每人日抄三紙一紙三
行二十
八字至隆慶改元始畢崇正時劉若愚著勺中志
已言是書不知今貯何所是其書在有明二百餘年
以來賴世廟得如卿雲之一見而總未嘗入著述家
之目暨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覽乃知其正本
尚在

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及

聖祖仁皇帝實錄成詞臣屏當

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而問之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於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聲剖分部以一為綱即取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無不類而列之所謂因韻以統字因字以繫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夫偶舉一事即欲貫穿前古後今經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緝尋并也不遺餘力雖其間不無汗漫陵雜之失然神魄亦大矣蓋嘗聞諸

儒商推凡例初多參辰王偁笑曰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功于籊桶都料邪則凡例蓋取偁手也若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藏本自萬歷重修書目已僅有十之一繼之以流寇之火益不可問聞康熙間崑山徐尚書徠菴以修一統志言于朝請權發閣中書資考校寥寥無幾則是書之存乃斯文未喪一碩果也因與公定為課取所流傳于世者槩置之即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抄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之大者為五其一為經諸解經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此外莫

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為和齋而斟酌則諸經皆可成也其一為史自唐以後六史篇目雖多文獻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記皆足以資考索其一為志乘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為之今求之大典釐然具在其一為氏族世家系表而後莫若夾漈通畧然亦得其大槩而已未若此書之該備也其一為藝文東萊文鑑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餘編端細目信手薈萃或可以補入間之闕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偽書則信乎取精多而用物

宏不可謂非宇宙間之鴻寶也會逢

今上纂修三禮予始語總裁桐城方公抄其三禮之不傳者惜乎其闕失幾二千冊予嘗欲奏之

今上發宮中正本以補足之而未遂也夫求儲藏于祕府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畜寫官自從事于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而以所簽分令四人抄之或至浹旬未畢則欲卒業于此非易事也然以是書之沉屈忽得人讀之不必問其卒業與否要足為之吐氣嗟乎溫公通鑑之成能讀之至竟者祇王益柔一人其餘未及一卷即欠伸

思睡况大典百倍于此其倚閣也固宜今吾輩銳欲
竟之力不我副是則不能不心以為憂者也

春明行篋當書記

昔廣東鄺舍人湛若有嗜古之癖其生平所聚琴劍
鑪鉢之屬充棟接架皆希世之珍也然貧甚時或絕
糧即以所有付之質庫及不時有餘貨復贖之而歸
如此者不一而足湛若皆為文以記之世所傳前當
稟序後當票序者是也予考六經三史之書無有當
字湛若所作得無蹈夢得九日題詩之懼然而爾雅
釋詁以來公羊子之齊語得登于經而楊氏方言列

之子部文人翰墨所寄即自我成典據亦正無傷予
生來性地枯槁泊然寡營其穿穴顛倒而不厭者不
過故紙陳函而已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
書之若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篷窗驛馬不能一
日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嘗捆載二萬卷以為芒屨
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諸吏來眩篋者如虎一
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丑獻藝于儀曹之賈
貨不中度南轅已有日矣俄而因他事留滯不果長
安米貴居大不易于是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
西泠黃君聞予之有是舉也請歸之于其邸夫記書

之難也稍不戒而汙類因之又其甚者或闕佚焉苟
非風雅者流如臧榮緒之肅拜顏之推之什襲不敢
過而問之愛書如黃君予庶可以高枕而無慮予雖
然牧齋晚年喪其宋槧之漢書三歎于牀頭黃金盡
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
一旦主人無力使其為寓公流轉于他氏惘惘然離
別可憐之色不異衡父之重去于魯而予之竚立而
目送之者殊難為懷因援湛若之例書其語以東黃
君固以備息壤之成言抑念青氈故物歸來未知何
日亦聊以自遣也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

以往蕭晨薄暮偶有考索策蹇驢而為剝啄之聲者
非予也耶雜黍之請自此情殷矣湛若桑海大節光
芒箕尾是以遊戲之筆流傳俱為佳話至予之文其
何敢與之爭雄長哉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二林兄弟聚書其得之江南儲藏家者多矣獨于祁
氏淡生堂諸本則別貯而弄之不忘母氏之遺也嗚
呼吾聞淡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啟爭端多矣初南書
黃公講學于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
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參焉

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畧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戴山學案私淑為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枋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謂足以接建安之統者弟子之稱唁唁于時文批尾之間潦水則盡矣而潭未清時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豈知其濫觴之始因淡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為一笑者也然用晦所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已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

歸之孟舉于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既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為市道之薄亦何有于講堂也今二林與予值承平之盛海內儲藏畢出衛湜王偁之本家各有之二林亦能博求西陽之秘可以豪矣而獨惓惓母氏先河之愛一往情深珍若拱璧何其厚也夫因庭闈之孝而推而進之以極其無窮之慕其盡倫也斯其為真學者也雖然蓋寬饒落平恩侯之居仰屋而嘆曰是堂閱人多矣祁氏之書其飄零流轉而幸而得歸于彌甥以無忘其舊也亦已稀矣今幸得所歸吾願二林子弟聰聽彛訓

世克守之讀之使祁氏亦永有光焉二林曰善是吾
母所欲言也于是乎書

